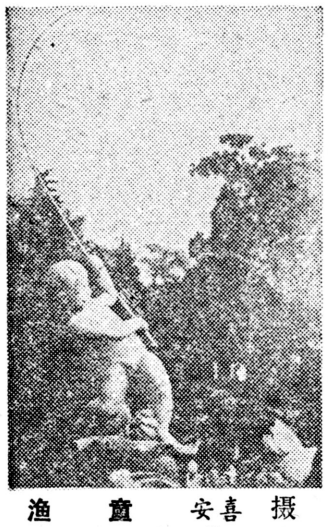
陕西工人报

纱魂

吕宏强

我不知世上是否有不死的魂灵。当我站在那一排排的槽筒机旁，看到锭子上丝丝缕缕缠绕的、不断的纱线，看到熟练操作在机旁的女工，我总感到这里有一个灵魂存在。仿佛每一个女工都有她的影子，每一缕纱线都是她的魂魄的寄托。

三年了。对她的生平我已有所淡忘。虽然她生前曾获得不少的荣誉称号，但她毕竟只是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，一个不见经传的人物，记得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的追悼会上，我是在陕西省总工会、陕西省纺织公司总工会以及陕纺各单位敬送的花圈前，听了陕棉二厂为她致的悼词。悼词中对我印象最深的，是说她的工作已干到一九八七年三季度了，被称为“走在时间前面的人”。



渔童 安喜 摄

是的，她走在了时间的前面，她的生命也去得那样匆匆。病发！死亡！她去了，那样快。几天前，她还在比武选拔赛中进行操作表演，传授着她的先进操作经验；几小时前，她还在槽筒机旁用她那娴熟的操作法，干着她热爱的工作；也许刚才她还在和班组的姐妹们谈笑，说着知心的话儿……。可她去了，在还有十五天就满三十岁的而立之时。她没有成家，也没有留下什么遗产，只给人们留下了省劳动模范、历年厂级标兵、操作技术能手等等的荣衔和她多年来在工作中探索创新的、以她的名字命名的“操作法”。

她走了。我不知世上是否有不死的魂灵。但在那一排排的槽筒机旁，我看到熟练操作的女工，就仿佛看到了她的身影；看到锭子上那缠绕的、不断的纱线，就感到她就是那锭子上缠绕的纱魂！那纱魂何只是编织产品的纱线啊，我们国家建设的蓝图不也正是这些纱魂的编织吗？！

她是死了，她的名字——刘玉芳也许会被人们遗忘，但锭子上那长绕不息的纱魂将永存！

从“三载考绩”谈起

凤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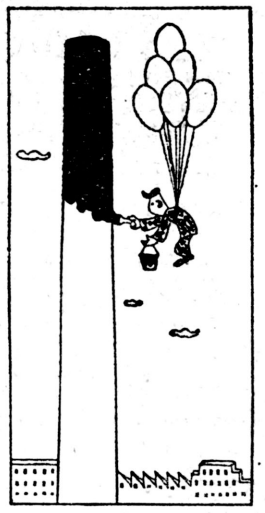
在《尧典》中，曾记述了人员的试用和考绩制度，对已经任用的，有“三载考绩”的规定。经过三次考核，昏庸的降职，明智的升级。鲧治理洪水九年不成，舜把他流放了；鲧的儿子禹治水有功，舜委以重任。“三载考绩”虽源于尧舜之世，但对今天的干部制度改革不无鉴益。

干部制度的改革，就是要改稳若磐石的“铁交椅”为“活动椅”，举贤任能，使有绩者上，让无功者下，以促进四化建设。

现代化建设是一个艰巨的工程，既要实干，又需创新。要真正地筛选和培植起有才能的干部，就要对干部“三载考绩”，评功论过，给真正有才能的干部以用武之“机”。然而，在某些单位，干部一旦受聘上任，就丢不了“乌纱帽”了，甲处干不了，调到乙处，乙处混不下去，又去丙处……职位没降，薪水未减。在这些干部看来，“位子”是铁打的，“官”是流动的，流来流去还是官。他们饱食终日，无所事事，甚至扯皮踢球不断。这样的干部，不但没有贡献，反而消耗“内能”。

报载，河北省泊头市委，在干部中实行“免职警告”制度，就是对长期工作平庸、无所作为的行政和科技领导干部，在决定免职以前，先提出免职警告，开诚布公地指出他存在的问题，并提出改革现状的要求，限期打开工作局面。到时达到要求的，可解除警告，继续任职；未达到要求的，则予以免职，安排一般工作，职务工资也作相应变化。这对打破干部只能上而不能下的惯例不失为一剂良方。

“无功便是过”。任何对事业没有成就、没有贡献的干部都是不称职的。四化建设需要的是真正的“将”材，要摒弃那些充数的“滥竽”。因此，在干部问题上，还是以“绩”来定上下吧！



高空作业（幽默画）王书贤

致晚自习辅导老师

李平波

捆下老人的药碗孩子的哭闹
捆下一堆缝补和洗涮
捆下这一切，那么轻松自然
轻松得象柳条在风中摇曳
自然得象河水欢畅出山

月光下摇着圆圆的亮亮的情恋
走向一个宝蓝色的世界
那里有许多星星
占领了地心上的制高点
不！那不是星星
那里也不是普通世界
是一颗颗茁长的太阳
那里是太阳的摇篮

捆下了，轻松而自然地捆下
大山那边繁重的一切
揣着圆圆的亮亮的情恋
走向宝蓝色太阳的摇篮

也从广角镜中看阴阳

——读“阴阳大裂变”与苏晓康同志商榷

王鹭毅

读了苏晓康的“阴阳大裂变”关于现代婚姻的痛苦思考，着实进行了一番痛苦的思考，不过痛定思痛，倒觉得与苏晓康有些不同看法。

首先，我认为作者用来分析离婚案高发阶层的方法欠妥。他从随便选出的一百例离婚案中，经过比率计算，宣布发现了一个由工人、低文化人群构成的“亚文化阶层”，把它说成是现代离婚案的高发阶层。竟有这般巧事！这个只经过作者简单枚举归纳推理得到的“阶层”，近年来不断地出现在各种社会调查之中，虽说此次戴上了时兴的“亚文化”帽子，也实在不敢苟同。如果有兴趣，大家不妨翻翻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，看看百多年前他老人家是怎样计算分析资本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，或许有启示。在有十亿人口的“亚文化”中国，居文化高层次的人实在不多，八亿农民且不说，城里人若以职业划分，恐怕工人、职工居首无疑，他们中间卷入“阴阳裂变”者的绝对数字当然也会最多。如果换一种方法将不同职业的“阴阳裂变”者与他们所属职业的总人数进行比率计算，然后再将各自求得的比率来个横向比较，或许能真正找到现代离婚案的高发阶层，这种方法更可靠，结论会更科学。而苏晓康所提及的“亚文化阶层”的结论，与“阴阳大裂变”中所举例子反映出来的比例是完全不同的，自相矛盾的。

其次，我觉得作者在分析离婚案时，思想不够明确，不敢或不愿把自己想讲的话讲清讲透，有些观点也值得商榷。我认为婚姻是以异性性爱为基础的（尽管还不那么纯），只有以爱情作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，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。苏晓康作为现代思考者，徘徊于自己设计的感情与道德的“二律背反”之中。他掩盖着男人和女人，掩盖人的种种属性，不敢大方地承认感情也如万千事物一样，处于永恒的运动中，处于不断的喜新厌旧变化中（新，并不意味着一定有感情转移，它包含着生长、更新），从而不敢名正言顺地去研究社会学领域以外的婚姻实质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具有社会意义，然而由爱情婚姻派生的社会责任虽然受传统的强大支持，但是思考者却不应当在它面前表现出暧昧。因为家庭毕竟不只是有社会属性，对婚姻的研究仅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是绝对不够的，应更注重婚姻的基础，去研究人，研究人性，研究情爱，去探索活生生的社会的人。更何况感情属于观念形态，民族、历史、环境、文化、职业的不同，会产生情爱的不同层次：西方的，东方的，工人的，农民的，知识阶层的，热烈刺激的，淳朴平缓的等等，总之是多色彩的。不要把爱情囚禁在人划的圈子里，幻想着一种模式。如果真能从这里想开去，可能会有更多的现代人被诱入“痛苦的思考”，从而提高人的质量，进化婚姻观念。

最近《中国法制报》刊文谈农村离婚的喜与忧，不仅有喜可讲，而且说“闭塞的山村开始承受新思潮的冲击。”连农村都起风了，就更别怕有人性急，有人骂娘，让人家横挑鼻子竖挑眼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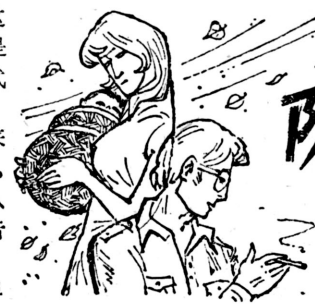
朝陽

本版责任编辑 叶广芩

阴阳大裂变

——关于现代婚姻的痛苦思考

·苏晓康·



卢培英还在编织她的童话。森林、小鹿、松鼠和孩子们。她似乎根本不知道在这大森林外面还有一个并非童话的世界，不知道在那个世界里人生价值和生活哲理正在经历着痛苦的嬗变，不知道那个彬彬有礼的，曾经狂热追求她的齐齐哈尔师专学生会的宣传部长顾光跃，在那个世界里连登两级人生台阶后已经失掉了人形。她大概是一个已经在她自己编织的童话里而生活惯了的纯真女人，当她终于知道顾光跃又在追求别的姑娘时，反而心平气和地等待着他来说明一切。

1984年8月末的一天，他们终于在加格达奇北山公园的一个僻静处摊牌了。

“北京那个小姑娘知道我们的关系吗？”

“……不知道。”

“你能永远保住这个秘密吗？”

“只要你不说，她就永远不会知道。”

“那我们的夫妻关系怎么处理？”

“我这次来，就是想同你正式离婚！”

“原来如此。那好，我要去人民大学告你！”

这头早有准备的野兽突然扑上去，用钢丝钳疯狂猛击卢培英的头颅，似乎要把他郁积多年的怨恨、失悔、烦恼全都发泄出来……他杀死她后，又剥开她的衣裤，暴戾地毁坏她的尸体，制造了一个强奸杀人的假现场，然后连夜赶回北京去了。那位已经被他哄得昏昏然的女研究生，还在北京等着他中秋之夜到圆明园赏月去呢。

卢培英却在那中秋冰轮的洁辉底下，血肉模糊地躺在树丛里面。身边还放着她为顾光跃买的一支金笔和一双丝袜。她终没能走出于她的童话世界。

顾光跃已经被绑赴刑场枪决了。陈世美的恶名则更添了一条注脚，比先前愈加地遭人唾骂了。

广角镜（三）：听呵，它就在你身边游荡和叹息

我的妻子在某省医院进修，与一群医学院来实习的男女大学生抽空闲聊，不免也会扯到这恋爱婚姻上来。她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说的是丁大夫，一个县医院来的进修医生，四十多岁了，老相而又窘迫，六十年代初期的大学生，是这班人里资历最老的。大家平时就看出他窝囊，此刻便一起哄他：“把你娶媳妇的事说来听听！”

老丁憨笑，摇头，却也坐下，敛起笑容道：

“好！给你们说说，也算‘忆苦思甜’吧。俺那会儿，虽说也是解放多年了，可乡里头还是老风俗老章程，爹娘给你娶个啥算啥，哪有你们现在东挑西拣的福气？记得俺十七岁那年，正闹饥荒，人都饿毁啦，谁还娶媳妇？可村里常来饥民，还有些没爹没娘的黄花闺女，被人领了去当儿媳妇。俺爹也看着这是白拣便宜，动了心思。那天夜里，早早儿把我关进里屋，我睡得正迷瞪，忽然门开，黑灯瞎火推进来一个小妮子，就那么半桩高，黄皮寡瘦的象根芦柴棒，把我吓得直往后怵，还当是哪个摸错了门的要饭花子……”

大家“轰”的一声大笑起来。（十二）